

因為有愛，所以我在

◎基隆長庚急診室護理師 賴中梅

一個灑著冬陽、吹著微風的午後，她依著他緩步而來，周遭雜亂的聲響，絲毫沒有打亂他們自成一格的步調，按照檢傷程序，沒有皺眉、沒有不耐。而她忙著壓迫自己的鼻骨，試圖阻止鼻孔那兩股紅流。

病人先生說：「惡魔住在她的鼻腔、口咽，還有其他的每個地方。」一邊說一邊替她擦拭著不停留的紅色液體，病人努力大口呼吸，期望隨手可掬的氧氣，可以鑽過毛巾，越過血山，成功到達肺部，以便能替她稍稍緩解些吸不到氣的不安。

緊接著紅流大軍打敗了手無寸鐵的我們，我們都明白這次不一樣，冰塊、毛巾與止血針劑，都無法發揮平時的效用，血來的太兇太猛，臉上的氧氣面罩嘶嘶費力的吹著，八爪生理監視器旋轉、奔跑、跳躍，最後累了，剩下一條飄渺的直線，停留在虛實不清的螢幕上。

耳鼻喉科醫師快速準確地在她的喉嚨找到了位置，尖銳的刀片一下，紅色的血流恣意的噴灑開來，散落在早已充滿鮮血的鼻孔、臉上、到處都是，吸取出來的鮮血，經過軟管不斷填滿原本無瑕的抽吸瓶內。醫護人員

在她胸口的雙手按壓沒有停歇過，醫師小心扒開層層疊疊的肌肉組織，在那細小的開口，取出頑固的血塊；點滴架上，掛著不斷更換、不停趕往體內的輸液，醫護人員持續搶救的雙手，和著汗水與手套緊密接合，沒有多餘的話語，生命是我們齊心往前的目標。

急救室裡呼吸器規律地發出了打氣的聲音，心電圖機滴滴的背景音，桌上黏膩的外科器械躺得隨興，頭頂的日光燈呆板的亮著。病人先生神色自若慢慢地走進來，他眼裡只有她，彎著腰貼著床頭，看著曾經水靈的雙眼閉著，蒼白的臉頰失去血色。他親吻她的額，替她撥開絲絲細髮，擦著噴濺臉上的血漬，在耳旁輕輕說著：「我的寶貝，不怕，我一直都在。」數十年如一日，只是這一次，她沒有回答。

長年的工作，總有許多消磨心志的無奈，也許是時間的不協調，也許是太多重複的瑣事，也許是每一天都得遵守使命和時間賽跑，常常使人感覺疲憊，有更多的常常，不得不參與避免不了的別離卻又無法習慣。生活中處處的微小發現，帶我看見世界美好，帶我領會生命真諦，帶著我一起分享愛。

因為有愛，所以我在。☺